

异国之恋

〔法〕亨利·特罗亚 著



上册

异 国 之 恋

(上 册)

〔法〕亨利·特罗亚 著
李宝源 陈祚敏 译

北 京 出 版 社

La Lumière des justes
HENRI TROYAT
(根据 Flammarion 1979 年版译出)

异国之恋(上、下册)

Yiguo Zhi Lian

[法] 亨利·特罗亚 著

李宝源 陈祚敏 译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48.75印张 1,132,000字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600

ISBN 7-200-00147-3/I·29

书号: 10071·658 定价: 10.50元

致中国读者

作为终日伏案宁静书斋的本书作者，我简直难以想象自己虚构的故事已经离开我而走向广阔的世界。因此，一想到《异国之恋》中的人物正在向中国作长途跋涉，我就兴奋不已。

1814年以及1815年拿破仑垮台后，亚历山大一世的军队曾两次占领巴黎。本书就是通过其主人公的命运，描写俄国军官从法国带回去的自由思想所经历的艰难历程。这些军官大都出身贵族，在法国自由思想的熏陶下，回国后曾试图推翻沙皇制度，这便是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但愿尼古拉、苏菲及其难友的命运能使贵国的陌生读者发生兴趣，并希望，虽然时代、地点、习俗很不相同，这些追求理想的青年所怀抱的牺牲精神能唤起他们的同情。

亨利·特罗亚

Habitué à la solitude de son bureau, l'écrivain a de la peine à imaginer le cheminement lointain qui l'a mené au monde, d'une histoire vécue de son cerveau. Aussi est-ce avec émotion que je songe au long voyage des personnages de "La Lumière des Justes" vers les frontières de la Chine.

Le destin de nos héros illustre le long cheminement de l'idée de liberté, partie de France et transportée en Russie par les officiers des armées d'Alexandre Ier, venues en occupation à Paris en 1814, puis en 1815 après la chute de Napoléon. Ces officiers, notés pour la plupart, avaient été subjugués par les théories libérales françaises et avaient tenté, à leur retour au pays natal, de renverser le régime. Ce fut la fameuse révolte des décembristes. J'espère que le sort de Nicolas, de Sophie et de leurs compagnons d'infortune intéressera les lecteurs inconnus de votre pays et que, malgré la différence de lieu, d'époque, de mœurs, et surtout sensibles à la générosité de cette jeunesse éprise d'Idéal.

H. Troyat

亨利·特罗亚致中国读者手稿

主要人物表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奥扎列夫	沙俄远征军立陶宛禁卫团中尉
苏菲	尼古拉·奥扎列夫的妻子
德朗勃尔富伯爵	苏菲的父亲、法国贵族
德尔菲娜	法国贵族德夏拉兹男爵夫人、尼古拉·奥扎列夫的情妇
奥古斯坦·华瓦瑟	法国共和党人
玛丽娅	尼古拉·奥扎列夫的妹妹
米哈伊·鲍里索维奇·奥扎列夫	尼古拉·奥扎列夫的父亲、俄国贵族、庄园主
瓦夏·沃尔科夫	尼古拉的朋友、北方协会会员
尤里·阿尔马佐夫	莫斯科团中尉、北方协会会员
达里娅·菲利波夫娜	女庄园主、尼古拉的

尼基塔

符拉奇米尔·卡尔波维奇·赛道夫

孔德拉季·费奥多罗维奇 雷列耶夫

尼基塔·穆拉维耶夫

佩斯捷列

特鲁别茨科伊亲王

切尔尼舍夫

斯坦尼斯拉·罗曼诺维奇·列帕斯基

叶卡特琳娜·特鲁别茨科伊

玛丽娅·沃尔康斯基

亚历山德里娜·穆拉维耶夫

费尔迪南·沃尔夫

谢尔盖·符拉奇米罗维奇·赛道夫

列文亲王夫人

情妇、瓦夏的母亲
奥扎列夫家的家奴
庄园主、玛丽娅的丈
夫

诗人、北方协会负责
人之一、十二月党人
首领

北方协会负责人之一
南方协会首领

北方协会负责人之
一、十二月党人

沙俄将军、十二月党
人案调查委员会主要
负责人

赤塔监狱典狱长

十二月党人的家属

十二月党人的家属

十二月党人的家属

贵族、军医、十二月
党人

尼古拉的外甥

俄国前驻伦敦大使夫
人

内 容 提 要

1812年拿破仑战败，俄军进驻巴黎。一位美丽善良、思想激进的法国少妇——苏菲爱上了热情奔放的俄军青年军官尼古拉，并结为终身伴侣来到俄国。后来尼古拉因参加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活动而被沙皇流放。苏菲不畏艰难险阻，毅然追随尼古拉辗转在广袤千里的西伯利亚荒原，坚信正义之光终有一天会照亮她的第二故乡——俄罗斯大地。

全书情节跌宕，笔触细腻，向读者展现出一幅五彩斑斓、充满家庭悲欢离合和社会矛盾冲突的历史画卷。

作者亨利·特罗亚是法国当代享有盛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这部代表作引起了广大海外读者的反响，苏菲的形象也被搬上银幕，同样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目 录

致中国读者·····	1
主要人物表·····	1
红罂粟之友·····	1
奥扎列夫太太·····	303
失败者的光荣·····	643
西伯利亚的贵妇·····	957
最后的战斗·····	1265

红罌粟之友

“正义之光赐人以欢乐”

——所罗门王的格言

第八章第九节

第一章

1

军服、旌旗、长矛、步枪，汇成一条长河，淹没了道路，缓缓地向原野流去。立陶宛禁卫团中尉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奥扎列夫随着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前进。他不时离开马鞍，伸直两腿，纵目遥望队伍的前导。大家都知道行军的队列顺序，所以，极目处那尘雾中的绯色斑点，肯定是穿红军装的沙皇哥萨克团，他们都排成十五人一行。接踵而来的是普鲁士皇家禁卫军的重骑兵、轻骑兵和骑兵突击队，还有帝俄禁卫军的龙骑兵和轻骑兵。后面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他的两侧是普鲁士王和奥国皇帝的代表，施瓦尔岑贝格亲王^①。一个由几百名不同兵种和国籍的军官组成的参谋部，簇拥着老布鲁歇^②和在火线上被晋升为陆军元帅的巴克雷·德·托利^③这两个刚刚戴上胜利桂

① 施瓦尔岑贝格亲王(1771—1820)，奥地利陆军元帅。——译者

② 布鲁歇(1742—1819)，普鲁士陆军元帅。——译者

③ 巴克雷·德·托利(1761—1818)，俄国陆军元帅。——译者

冠的战将。在他们后面是隶属帝俄禁卫军第二师的立陶宛禁卫团，然后便开始了无穷无尽的联军的步兵行列。

在最近的几次战役中，立陶宛禁卫团担任预备队。他们纪律严明，个个神采奕奕，兴致勃勃。扛在左肩上的步枪有节奏地摆动着。枪上的刺刀，锃亮的弹盒和短马刀的皮鞘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洗得雪白的武装带，从肩上斜挂下来，把退色的绿军装分成了两半。队伍前面鼓声隆隆，千万双脚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整齐地发出嚓嚓嚓的声音。

凡是有坐骑的年轻的禁卫军步兵军官都受到特殊优待，允许他们骑马行进在自己队伍的前列。要是按通常阅兵的规矩，他们早该徒步行走了。尼古拉·奥扎列夫对这一规定颇为高兴，这样，他既可以自由自在地环顾四周的景象，又能让众人都看到他。他的坐骑是匹长相不佳的牝马，取名基蒂。它鼓着一个灰毛大肚子，短粗的颈项，细瘦的腿。那有什么关系！他本来就没有想过要同这些骑兵老爷比阔气。此刻，他回头朝后看去，目光搜索着负责殿后的重骑兵和骑兵禁卫队。大路上热气升腾，人喊马嘶。只见无数盔甲在弥漫着黛色晨霭的地平线上一闪一闪地跳跃着。这支军队虽然疲乏倦怠，屡遭伤亡，可是仍显得那么壮观、坚强，那么秩序井然！这是1814年3月一个风和日暖的早晨，此时此刻，饱尝胜利的浆果，这滋味该多么鲜美啊！为了扫清道路，一具具尸体都被移至土丘上面。尼古拉·奥扎列夫尽量不去想这些，免得给自己扫兴。他用眼角的余光向尸首扫了扫，实在是够讨厌的。这里横着个满脸污垢的男人，活象断臂缺腿的木偶；那边竖着个红头发、全身浮肿的妇人，两条腿僵直得跟桌子腿一样；还有一座断裂的炮架，一发埋在草丛中的黑色炮弹，一个山羊皮的军用皮包，那皮包下面还躺着一具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前，脸朝下贴在地上的尸体。据

说，交战双方都有几千人阵亡。

左边一排杨树被密集的枪弹打得断枝掉叶，但右边似乎景色依旧：山坡上栽满了葡萄树，采石场上的石灰石东一坑西一洼，青翠欲滴的绿荫掩映着几间小屋，风车的羽翼停留在空中，纹丝不动。小山顶上的电线杆子断了胳膊，已无法再通电话。昨天，大炮还在白色烟雾中轰鸣着，各团兵力展开战斗队形，象毛虫一样，在平原上向前蠕动。沙皇和他的参谋部就在俯瞰这一带的一座山头上。但此刻，排炮已经沉寂。

在马背上摇晃着的尼古拉·奥扎列夫回想起那奇特的时刻：夕阳刚刚落山，忽然间，一片沉寂降临前线。集结在二线的立陶宛禁卫团的军官们，不安地互相询问着前线为什么这般沉静。传令兵满脸通红，穿梭般地骑马疾驰。他们的眼神说明发生了重大事件。突然听到一阵震撼大地的喧嚣声，那声音是从远郊迸发出来的，及至传到乡间已成为起伏的声浪，渐渐地由小到大，最后汇成几百人的欢呼声：“巴黎投降了！乌拉！”士兵们互相拥抱，许多帽子被抛到空中。参谋部特意派了一名后勤军官来证实这一消息。据此人说，马尔蒙元帅^①和沙皇的使者，刚刚在靠近圣但尼门的拉沙贝勒一家客店里，共同签署了停战协议。现在，拿破仑可以到东部各省来走一走，看看他那里已经沦陷的京城。战争也许真的结束了？昨天，停战命令刚一下达，尼古拉就带了几名军中杂役去弄酒。在酒窖里，俄国、法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士兵们用枪托砸开酒桶，一齐开怀畅饮。为了喝得更痛快，他们索性把步枪靠在墙上。“我才二十岁，可我现在经历的却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尼古拉·奥扎列夫想到这里，直了直腰，似乎面前有个随军画家正在给他画

^① 马尔蒙(1774—1852)，法国元帅。——译者

像。他指望进入巴黎后，能在这个艺术、哲学的圣城，猎艳家的乐园尽情地作乐一番。他对父母从前给他施予的西式教育实在是感恩不尽。在法国家庭教师勒絮尔——一个不可多得、穷极潦倒的移民——的指导下，他从小就学会讲法语，而且讲得同俄语一样流利。同伴们都说，这一点将便于他在巴黎“赢得男人们的好感和女人们的青睐”。离开庞丹门只剩下一俄里，这时，禁卫团停止前进，换装打扮，准备列队进入巴黎。命令传达到各排，士兵们从行囊中找出检阅用的筒形军帽，戴在头上，显得十分神气。低低的帽沿遮至眉际，一簇黑色的翎毛在头上微微颤动。他们脱下军裤，换上了珍藏在背包里，专门留待节日穿的洁白的长裤。尼古拉跳下马来，也径自换装去了。在斜坡上换裤子的俄国步兵不时发出阵阵笑声。两个村姑见此情景吓得直往庄稼地里跑，士兵们不断地嘲笑她们。尼古拉整好军容以后，便去检查他的部下，看看他们的绑腿布是否已经缠好，军服上的扣子是否已经全部扣好擦亮。立陶宛禁卫团禁卫营营长，上校埃拉克利于斯·德波利尼亚克伯爵——一个法国移民——在队伍里走了一圈，表示满意，并下令奏乐。

尼古拉翻身上马，精神抖擞地准备去迎接更激动人心的时刻。道路两旁的绿地愈来愈狭窄，而房屋却比刚才的愈来愈高大、拥挤、龌龊。可能已经到了巴黎的郊区吧？一些居民站在自家的屋门前，不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孩子，都穿得很寒酸，脸上露出恐惧的神情。军队前进时雄壮的场面，那林立的旌旗和震耳的乐声，同市民的阴沉忧郁、冷漠无情形成奇特的对照。“他们自然不喜欢我们，怕我们”，尼古拉凄然地想道，“不过总有一天，那些敌视我们会感谢我们帮他们赶走了一个吸血魔王”。同伴们都赞成尼古拉这种坚定不移的看法。再说，他们也不能有不同意见，只消看一看那么多法国移民和俄国人并肩

战斗就一清二楚。他们中有波利尼亚克^①、罗什舒阿尔、朗贝尔、达马、蒙贝扎、拉帕泰尔、布泰等。联军中包括那么多不同的国家，有那么多不同的制服和番号，为此，已命令全体官兵在臂上系一块白布，以免在为共同事业奋斗的友军之间产生误会。士兵们随便捡一块比较干净的粗布绑上。尼古拉用两块麻纱手帕结在一起，做了一个漂亮的袖章。这样，他眼前那些数不清的绿军装上全部佩带着和平的标记。当队伍开进小街的时候，击鼓和横笛在那鳞次栉比的房屋间发出了更大的回音。队伍突然穿过一个巨大的石头拱门，向右拐，来到一条大街上，街道两旁绿树成荫，高楼林立。尼古拉头天晚上在上尉的营帐里查阅过巴黎地图，刚才通过的是圣马丁门，再往前，大概快要到林荫大道了。

进军巴黎的各国君主决定在爱丽舍田园大街举行检阅。随着战胜国的部队一步步深入巴黎，沿街观望的行人愈来愈多。遵照停战协议的规定，法国正规军已于夜间撤离市区，只留下国民自卫队在原地维持治安。这些身穿蓝军服，戴着红肩章红领章的义务兵套着过于肥大的白军裤和长统靴，走起路来直晃荡。昨天夜里，他们还在同联军激战，可现在，却沿着联军经过的地方筑起一道人墙维持秩序。尼古拉偷偷地瞧了瞧他们，红边大圆帽底下那一张张满是汗水的脸，使他禁不住产生了怜悯之心。义务兵背后，是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这些巴黎人一边喧腾拥挤着，一边在窃窃私语。从每个窗户里都探出脑袋，有些好奇者爬到树上，马车顶棚上；有的竟然上了房。忽然爆发了一阵喊声：

“联军万岁！亚历山大皇帝万岁！和平万岁！打倒暴君！”

^① 波利尼亚克(1780—1847)，法国政治家。——译者

刚才进入郊区时居民们都沉默不语，充满敌意，现在竟然听到了热情洋溢的口号，这使尼古拉惊讶不已。从那个区到这个区情况迥然相异，宛如经过了两个国家。几个俊俏的妇女鼓掌雀跃，披肩、头巾、飘带在空中舞动。还有一些男人穿着马甲站在道旁挥动手帕，举着帽子和手杖。有几个人戴着白色绶带，站在前排的一个男人涨红着脸，拼命地喊道：

“拥护波旁王朝！”

那男子的喊声未落，尼古拉便感到面颊被什么东西轻轻击了一下，原来是从附近掷来的一束鲜花打在他的脸上。他手疾眼快，一把将花接在手里，凑近脸来，很有礼貌地闻了闻，便将它插在上衣的两颗钮扣之间。忽而，他又担心自己这样的举动是否太做作？一阵掌声在他耳边劈劈拍拍地响起来。一个女人尖声尖气地喝采：

“好！俄国人好！”

尼古拉高兴地微微一笑，从马鞍上回过头去，想看看这喝采声来自何方。然而，周围的人太多。法国人那粉红色的脸连成一片，不断地移动着。他的坐骑基蒂似乎也有些受宠若惊，频频仰起头来。“我骑在马上许是挺英俊吧”，尼古拉想道。“在这时候当俄国人是多么吃香啊，我们仰仗亲爱的皇帝才得到这无上的荣光，我们怎么能不一辈子为他祝福呢！”从队伍左侧传来一个粗嗓门的喊声把他吓了一跳。马特维奇中士一边快步前进一边大声喊道：

“长官，他们把我们团的队伍截断了！得想个办法！”

人群冲破了国民自卫队的警戒线，拥到了尼古拉指挥的狙击排前面，把队伍隔断了。禁卫营的其他部分已经卷着飞扬的尘土渐渐走远。转眼间，尼古拉被许多面带笑容的陌生人挤在中间。他用商量的口吻恳求道：

“先生们，请让我们过去吧。你们瞧，我们被耽误了，请闪开道吧！”

人群中发出啧啧的称赞声。

“他的法语讲得同我们一模一样啊！不是说他们都很野蛮吗？可爱的小伙子，你是从哪里来的呀？”

尼古拉情不自禁地受感动了。他本想回答人们的问话，可是他不能再在这里耽搁，他的马已被这喧闹的人群团团围住，进退维谷，只要稍一动弹就会踩着人。一位颇具姿色的金发少妇，眼里射出放肆的目光，走过来抓住缰绳。

“夫人，请松手吧，”尼古拉边说边叹了口气。言毕，他直起身子，站在马镫子上，喊道：

“你们再不散开，我就命令士兵上刺刀！”

接着，他又用俄语把这句话重复一遍。他思忖着，只要把眉头蹙紧，脸上就会透出一股子杀气。这时，响起了一片金属碰击声，士兵们在执行他的命令。他们个个端起武器，准备战斗。说时迟那时快，人群哗的一声都闪开了。

“前进！”尼古拉大吼一声。

狙击排加快脚步，不消片刻就追上了大队人马。军乐队中沉默多时的横笛又吹了起来，尖厉而欢快的笛声传得很远。有的士兵在原地踏步，以合上行军的节拍。人群始终在道旁喊叫着。队伍行至林荫路的一个转弯处，禁卫团又停了下来，检查队列是否整齐。尼古拉一想到马上要在皇帝面前，在法兰西最后一位国王被砍头的地方接受检阅，心中激动万分。

这时，两旁的房屋豁然开朗，禁卫团来到一处开阔敞亮的地方：昔日的路易十五广场。人群中五彩斑斓的头饰在这块白色空地的边缘起伏着。激越的军号声、深沉的战鼓声在空中震荡。前来检阅的各国君主都骑着马排在一条林荫大道的路口。

立陶宛禁卫团象机器人一样迈着整齐的步伐，三十个人一行列队而过。尼古拉紧握佩剑指向下方，脑袋使劲转向右侧。在他的眼中，亚历山大大帝犹如一轮升起的太阳。皇帝穿一件紧身骑装，胸前佩戴着圣安德烈勋章的蓝色绶带。沉甸甸的镀金肩章使他的肩膀显得更宽大。他头上斜戴一顶绿色的两角帽，帽上装饰着一大簇翎毛。皇帝的脸十分年轻，神情却异常庄重。他骑着一匹俊美的灰色牝马，那马还是当年拿破仑赠给他的礼物。将官们簇拥在沙皇周围，而尼古拉的眼睛只盯着他——这位祖国的救星，战胜魔鬼的勇士，当代的阿加美农^①。刹那间，这幅壮严的图画仅仅在这位凝视者的脑海里留下了回忆。

* * *

黄昏即将来临，天空下起蒙蒙细雨，被检阅的立陶宛禁卫团不停地从东向西穿过整个巴黎市区。他们已经过了城关，在郊区纳伊村附近停了下来，尼古拉下令士兵架枪休息。上校估计禁卫团不会在此地久留，所以吩咐支三个营帐，供他和贴身军官使用。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却不见传令兵下达出发的命令。

尼古拉走出帐篷，想到田野里去散散步。在团旗下面，有两名哨兵站岗。一盏小灯放在地上，宛如舞台上的脚灯，照亮了哨兵的脸。雨已经停了，士兵们脱去上衣，蹲在一堆直冒黑烟的篝火旁闲聊着。有的在缝钮扣；有的在搔脚底板；还有人用刀削木棍子消磨时间。一个勤务兵拿着扫帚对着挂在树桩上的军大衣拍打着尘土。从远处传来战马的嘶鸣。一个留着胡须的老鼓手正在教一个十六岁的小鬼使用鼓锤。那孩子穿着军装，长得却象个姑娘。值勤兵回来了，他提着个装水的帆布兜子，

^① 阿加美农，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译者